

如何在基層找尋行動研究的定位： 報幕的旁白

顧瑜君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在一齣戲劇正式上演之前，燈光還沒有亮起，

可能是字幕，也可能是旁白的聲音

為即將呈現在觀眾眼前的內容

做一個引介或背景的釐清

以下這兩頁的文字，就是扮演這個角色

旁白結束後

主角們將以他們真實的面貌與觀眾直接面對面

為什麼幼教老師要做行動研究？

過去七、八年行動研究成為台灣教育界的顯學，事實上七十四年間台灣省國民教師研習會就曾提出行動研究的觀念，促使基層教師做自己的研究，廢省之前每年也舉辦「台灣省教育學術論文發表會」鼓勵小學到高中職的基層老師做研究（但只進行了80-82年，三年就停辦了）。但這股基層老師做研究的風氣並沒有延續或盛行，反觀這幾年各種教改政策推層出新，雖然各有訴求，但多少都圍繞在教師專業提升，加上課程的鬆綁等客觀條件的配合，使得教師的自主空間相對寬敞，也就是說，基層教師進行研究的大環境已經成熟，行動研究漸受重視可以理解。

但這相距近二十年的時間又再度被台灣教育界認識的行動研究卻潛藏著根本上違背行動研究本質的危機。首先，此波行動研究多數的力量是從上而下的「推廣」，從消極的列入校務評鑑，到積極的給予補助或透過比賽賦予光環。其次，很多基層老師在還弄不清楚什麼是行動研究時必須去完成行動研究，只好依樣畫葫蘆的找市面上可以參考的範例：他人作品、得獎論文來臨摹。最後，回流教育的普及後，很多的基層老師得以進入研究所再進修，各種在碩士職專提供了基層老師進階研究領域後，另一種誤解漸漸普及：基層老師做的研究＝行動研究，而這些在學院內受到實證主義訓練與薰陶的研究生，所做出來的行動研究集中在技術導向而非實踐或批判導向，技術導向的行動研究儼然已經成為台灣教育行動研究的主流或標準。

我認為，吳老師與林老師的心路歷程，可以做為上述台灣教育行動研究現況的一塊明礬，放進混濁的水中，有澄清的效用。

兩位老師的心路紀實可以幫我們釐清為什麼基層老師要做行動研究，以及一個行動研究的起點可以從哪裡開始。

以擁有十幾年的教學年資的資深老師而言，所累積的經驗與能力基本上應該可以「應付」掉多數教學現場的問題，不管是新問題還是老問題，只要回到自己經驗的百寶箱中就可以找到適合的工具來修補一番，就算沒有適合的工具，也很容易從既有的工具中找出替代品，兵來將擋的「處理」掉問題。因此多數老師在日常生活中是不需要跟行動研究產生關係的，因為當你的百寶箱還夠用時，你並沒有需要。唯有當你開始質疑自己為什麼只用這些百寶箱裡的工具或開始猶豫繼續使用這些熟悉又順手的工具時，你與行動研究才開始有了交集。

吳老師在進行曼波魚課程發展時開始思考家長角色在教學中扮演的地位，他擁有豐富的家長資源（人力、經費與意願），但他問自己：這樣使用家長就對了嗎？當家長在教室內協助他完成曼波魚海報時，「幫」孩子剪下水母，吳老師很想去制止，但他察覺自己如果直接去制止不會產生大的作用，他回到原始的問題：作為一個幼教老師該如何與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使這個互動成為教學的一部分，去年的教學設計經驗促使他有系統的觀察、思考與嘗試，他無法宣稱成功，只能算把自己的經歷有條理的講清楚。但這個經歷，已經展現了行動研究重要的價值：教育工作者信念的具體實踐。

幼教教師行動研究研討會，2004年12月，新竹：元智大學

林老師在面對新的實習制度（半年），男性幼教老師，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實習老師...等「新處境」時，根據老經驗，他可能會躊躇一陣子或苦惱兩三天，但他可以很快的形成「應付」的方法，很順手的「處理」掉問題，因為他的百寶箱可以幫助他。但當他開始思考不用熟悉的方式、慣用的工具時，他已經站在行動研究的起點了。這個起點有兩個特徵：「從理所當然中發展出來」以及「每天的需要、平凡中見真情」，這兩個特徵應該是所有基層老師做行動研究共享的。

從理所當然中發展出來 vs 為特定目的而做的：行動研究的起點往往從我們認為最理所當然的地方看出不理所當然的可能，他不是為特定的目的而進行：像是去做一個有創意的教案或特別實施一個戶外教學或方案去提升學習成效...，就是從最不起眼的日事務為基礎，也因此，另一個特徵被延伸出來

每天的需要、平凡中見真情 vs 刻意創造的、展示給他人：行動研究所做的內容是行動者覺得自己每天可以順手去做的，像是呼吸、睡覺一樣被需要而不是被告訴重要的事務，非常可能是平凡至極、且看似沒有什麼具體價值的瑣事，但因為行動研究使得行動者有系統的、有計畫的去做了點什麼，無意間使得這個平凡無奇的瑣事產生了價值、意義甚至吸引他人的目光與好奇。換言之，行動研究不是為了去展示給他人而行動，之所以很多行動研究被他人關注，那是無心插柳的「附加價值」。

因此，讓兩位老師獨自撰寫或述說的內容「原音」呈現在各位眼前，他們的作品不是完美的、成功的案例，但幼教老師們必須在觀賞完後，誠實的指出是否覺得與自己有關連？是否「吃到了」？如果有，為什麼？如果沒有，應該是什麼才對？

唯有透過研討會中這樣真切的互動與對話，幼教界或許才能夠發展出衡量自己的準則，而不是繼續去套用、改變學術的、方法學暴力的規準，那麼，台灣教育的最後淨土-幼教，或許可以在這一波教改洪流當中，佇立且更穩定，讓幼教的主體性在這股衝激中更加堅強與茁壯。